

艺坛观察

画家应塑造有思想的形象

■(方唐 著名漫画家)

我把艺术当作游戏。玩了20多年漫画,出版了《方唐漫画集》之后,终于淡出漫画界,以延续另一个艺术之梦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也曾画过国画山水,与卢延光、梁培龙同步,20多年后,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。我个性沉静,在人物、山水、花鸟,甚至马、虎题材也玩了一下;几年后回头一看,朋友们认为我的头像有特色,林永康说:很有冲击力。

我曾经生活在社会的各个层面,早年在工地工棚里画过不少人物速写。画漫画时期,很注意简化或夸张人物的

特征、个性以及变形。从个人兴趣来说,社会底层人物由于相对地缺少修养,人物个性更突出,更真实;美不在于奶油、造作,我更喜欢经过时间刻蚀的成熟、沧桑之美。我特别喜欢瑞典农民彼得森的人物木雕,他像一个随意砍劈、制造出极具个性的男人和女人的上帝,后来我知道李伯安也为彼得森着迷。我也爱粗犷的非洲木雕人物,喜欢把那种野性放进我画的头像里,我也从各种画报、照片中搜索我心仪的形象,以塑造我画中的“意”。写意,是东方艺术传统中的精粹。

在国画里,写,是要像书法那样见

笔,以笔墨塑形;意,是画家追求的意境,它体现了画家的经历、经验,思想文化素养,哲理思维。我不反对现代有些人物画家以画弱智或僵尸般的人物形象为乐趣,因为艺术自由是一个人应享有的表述自由,但是,我还是喜欢塑造有个性、有思想的形象。

画画中,我常为艺术感觉所左右。我想,艺术家与普通人不同,是因为有着特异的艺术感觉,这种感觉兴奋、冲动时,就是艺术灵感,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思维。国外大脑思维研究者认为,艺术感觉是与人的DNA有密切关联的,当DNA过早释放时,就造就神

童、天才现象,过晚释放时,就大器晚成;一辈子都不释放,那就造就低层次的画匠。

我感到艺术感觉也是不断变化着的,有时神来之笔,画了一些较好的形象,过了一段时间,感觉变了,画得一塌糊涂,可是转画其他东西,又有意外的收获。到了我这个年纪画国画,已不必怀有夸父追日的野心了,只把它看作参加一种艺术游戏。有了游戏心态,就不管那么多的艺术框框,就可以超脱,可以野性,我想就这么样地玩下去……

(部分内容据《广州美术研究》,内文有删减,题目为编辑后拟)

艺思艺语

八大怪诞之风仍将影响巨大



■花鸟册页 八大山人

■(叶尚青 知名美术史家)

八大山人是清代的花鸟写意画派泰斗。他在清初开创了元明以来前所

未有的具有划时代的艺术成就,使后人难以逾越。八大在花鸟、山水、书法、诗文等方面的卓著成就,一直为后人赞叹不绝。

他在花鸟画上的成就最为显著,擅水墨花卉、禽鸟、兰竹、瓜果、畜兽、鱼虫、水草、山石等,题材丰富,形式多样,落墨无多,不随流俗,一点一画,一花一鸟,旨在发撼心臆,创造了超然狂放、洒脱恢宏的画格,所画形象,大都是怪诞、奇特、冷漠、夸张,或以“白眼向人”“意境冷寂”,画鸟一足独立,以示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的精神状态。

八大山人的题画诗,往往是隐晦曲折,寓意深邃。他有一首题画《孔雀图轴》的诗写道:

孔雀名花雨竹屏,竹梢强半墨生成。如何了得论三耳,恰是逢春坐二更。

画中笔简意密,有着高远的境界和深邃的神韵。

据记载这幅画和题诗是针对江西巡抚兼督军的宋荦。因宋的父亲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有功,受到清政府赏识重用,宋荦“继父之志”也得到了高官厚禄,百依百顺地讨好主子。家中还养了孔雀,安置了竹屏。于是,朱耷对其父子刻骨仇恨,画了《孔雀图》以讥讽他们的丑恶嘴脸。其实,他画的鸟、鱼、猫、鸭、花卉等,都给予了人格化,以鄙视他人或朝廷,直抒自己胸臆中的抑郁忿恨之情。

八大山人的花鸟画,总的来说,在晚年成熟完善,成就最高,是属于奇特怪诞,逸气横生的一路,不论是对题材描写,笔墨技法,或是形象刻画,以及布局、画境等方面的处理,都给人有别开生面、洒脱纵肆、超尘脱俗、高傲不凡之感。在他笔下的鱼、鸟的造型都给予幻化和夸张的表现,有的鸟一团漆黑,笔精墨简,神完气

足。画山水也破碎山河、残山剩水,诗也写得晦涩难解,虽然如此,但这些富有内涵的和人格化的大手笔,却增强了花鸟画的幻想性和生命力,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同时也体现了他所画的景象,以揭示那种遗民思怀故国和愤慨激怒的心境,正像杜甫在《春望》中写道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传诵千古的诗意,体现他的艺术作品也有傲岸落寞的出世思想和倔强不拔的反抗神思。

他的传世作品十分宏富,传承者有八大山人之弟牛石慧、方个等,他们的画风都十分相似。其实,他的艺术风格已影响了几代人,直至近现代的艺术巨匠,也吸收了他的笔墨情韵。在今后还将继承发扬,薪火相传。

(部分内容据《中国花鸟画史》,内文有删减,题目为编辑后拟)

国事当代

很多画家创作不如速写

■(陈传席 著名美术史家)

写文和画画,最忌讲“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”。你有话要讲,但讲得很长,别人就听厌了,你也浪费别人时间,鲁迅谓“图财害命”。

你无话,还要讲。无话就不讲,为什么还讲短呢?所以,我把这句话改为:“有话则短,无话就算。”尤其是开会,请了很多嘉宾在台上,还要有画家代表、主办方代表等等。台下大家嗡嗡议论,根本没有人听台上人讲话,但台上的嘉宾仍在作长篇讲话,而且每个人都讲一番,几个小时没完。有时他们也叫我上台并讲话,我都拒绝。但已宣布我讲话,推来推去更不好,我只讲一句“祝大会成功”,马上结束,只几秒钟。

如果一个人只几秒钟,那就好得多。前时,我在欧洲参加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会,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

的艺术家都被请去,那么大的一个宴会也是开幕式,主持人只讲半分钟不到的话:“感谢各国艺术家光临,干杯。”就结束了。大家还希望他多讲几句,但他却没有了。而我们的会议,大家都希望台上少讲几句,快些结束,他却“有话则长”,甚至长到半个小时。话一结束,大家忙着鼓掌,不是欢呼讲得好,而是欢呼终于结束了,大家可以不再受苦了。写文章应该“有话则短,无话就算”。

画画更应如此。唐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二中说:“夫画特忌形貌采章,历历具足,甚谨甚细,而外露巧密,所以不患不了,而患于了,既知其了,亦何必了,此非不了也,若不识其了,是真不了也。”“历历具足”即“有话则长”,“亦何必了”即“无话则短”。一幅画,若添来补去,“若不识其了”,那就会无穷画下去,越画越糟。很多画家,在画速写时,画得很生动、精神,一落

到正规画稿上,反而不如速写稿生动精神,就是速写稿贵在“速写”,“有话则短,无话则算”。而正式画稿,则“有话则长”了。有时画家随意涂抹几笔,十分生动,到了正式落笔,反而不行。“随意落笔”犹如“有话则短”,把最重要最精神的东西表现出来,其他的不再“历历具足”,“正式落笔”则十分讲究,起承转合,一步一步深入,反而啰嗦了、繁化了,精神则被掩盖了。这正如“有话则长”。

所以,开会、讲话、讲演、写文章、画画,都要遵循我的观点:“有话则短,无话就算。”但这和林语堂说的“绅士的讲话,应如少女的裙子,越短越好”不一样。我说的“短”则是精炼、浓缩、炼金去滓,是删除废话、套话,是单刀直入、直取精神处。

(部分内容据《北窗臆语》,内文有删减,题目为编辑后拟)



■寻常适意钓长溪 陈传席